

#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20 世纪俄国历史变迁中的政治符号和历史记忆\*

张 建 华

〔摘 要〕1912 年诞生并唱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是一首源于民间却反复被“政治化”的歌曲。它经历 20 世纪百年的俄国历史变迁和政治风云，穿越了俄罗斯帝国-临时政府-苏联-当代俄罗斯的历史时空，其本身负载了深厚的时代印痕和更为厚重的历史记忆，拥有较为特殊的史料价值和明显的史学意义。《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在对外战争或防御外敌方面是最鲜明的国家符号和民族旗帜，是超越民族、政治和阶层差异的最大公约数，是实现聚合各种力量同仇敌忾的工具。此曲在其历史流传过程中曾经伴随着俄国政治分歧和国家动荡，但最终则扮演了政治和解与民族和谐的重要角色，以鲜活的方式印证了 20 世纪俄国历史的演变进程。

〔关键词〕俄国；《斯拉夫女人告别曲》；阿加普金；历史记忆；政治符号

〔中图分类号〕K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3)01-0096-14

## 一 问题的缘起

近现代俄国历史可谓风云跌宕：帝国崩塌与国家新生，改革危机与革命风潮，政权更替与制度转型，文明震荡与文化再生，屡屡发生于 20 世纪的俄国历史之中。在这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一首源于民间但反复被“政治化”的歌曲——《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完整地经历了这一过程，并且负载了深厚的时代印痕和更为厚重的历史记忆，是研究者回顾和评述那些历史年代的一个新视角。

“斯拉夫女人”(Славянка)，在中东欧地区是一个极具历史象征和民族色彩的文化符号，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斯拉夫国家或地区最常见的地名、街名和市名。《斯拉夫女人告别曲》(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Farewell of Slavianka)是由帝俄时期的军乐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阿加普金(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Агапкин, 1884—1964)创作于 1912 年，首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帝俄军队中唱响；俄国十月革命后，它曾广泛流行在与红色苏维埃政权殊死搏杀的白卫军中；此曲在 1941 年 11 月 7 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再度唱响；随后，它频繁地出现在苏联电影和戏剧之中，还有画家为其作画，诗人为其赋诗；为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 60 周年，此曲再度唱响在 2005 年 5 月 9 日胜利日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并成为每年 5 月 9 日卫国战争胜利日和纪念 1941 年 11 月 7 日莫斯科红场阅兵式活动的保留曲目<sup>①</sup>。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与由沙特罗夫(И. А. Шатров, 1879—1952)创作的《在满洲的山岗上》(На сопках Маньчжурии)、丘斯(М. А. Кюсс, 1874—1942)创作的《阿穆尔之波》(Амурские волны)、特里丰诺夫(Д. М. Трифонов, 1889—1956)创作的《念祖国》(Тоска по Родине)合称为帝俄时代最著名的四大军乐<sup>②</sup>。《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不仅在俄国源远流长，而且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喜爱，甚至在第二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 1950 年前中共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1&·ZD031)。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苏联每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两次阅兵式，即为纪念 5 月 9 日胜利日和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苏联解体后，11 月 7 日阅兵式一度中断。2003 年俄罗斯政府决定在 11 月 7 日恢复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但主题改为纪念 1941 年 11 月 7 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

② В. И. 图图诺夫：《俄国军事音乐》(Тутунов В. И., Военная музыка России)，莫斯科：音乐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页。

次世界大战时期被当作《波兰民族抵抗运动国歌》(Гимн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Польши)。

俄罗斯军事学教授罗舒普金(В.Т.Рощупкин,1947—)曾评价说:“人类社会经常有那样的例子:人们在灵感的翅膀上刻下了代表自己名字、自己时代和自己国家荣誉的伟大杰作。其中,当之无愧地不能缺少我们的同胞阿加普金。他的名字是用金色的字母写入祖国历史和世界音乐史的。他背靠俄罗斯土地,写出了永远传唱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它迷人的、无与伦比的旋律与俄国军事历史、与斯拉夫民族的兄弟情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up>①</sup>

在世界艺术之林中,俄国是一个音乐大国,军乐则是俄国音乐中不能忽视的特殊曲种。在俄国军乐中最流行的曲种是“进行曲”(марш)和“华尔兹”(вальс),因为它们直接展现了军事环境和战争场景下俄国军人的精神状态,在鼓舞军队士气和克敌制胜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在1812年6月底率领60万法国“大军”(Grande Armée)进攻俄国,仅半年后即铩羽而归。他在反思法军失败原因时,曾诅咒俄国军乐是“最坏的敌人”<sup>②</sup>。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符号和象征,不仅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而且附着了浓厚和深刻的历史记忆,扮演了“仪式化”“政治化”和“制度化”的角色。莫斯科音乐学院索科洛夫(В.В.Соколов,1897—1950)教授在谈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内战背景下此曲命运时说:“歌曲同时受到了白军一方和红军一方的喜爱,它将两个俄国联结在一起。”<sup>③</sup>当代俄罗斯艺术评论家卡拉布霍夫(В.И.Калабухов,1955—)在评价此曲时说:“已成为我国两场最伟大战争的非官方国歌。这部作品充分反映了俄罗斯军队官兵的精神状态,因为作者熟悉军队,从内部很好地了解军队生活。”<sup>④</sup>

音乐作为最易于突破民族(种族)、政治、阶层、经济地位和文化差异的媒介,在其创作和流传过程中,经常被人为地附加政治含义和权力(权利)印迹,这即是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所说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因为它“意味着一整套由通常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或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因此“所有新象征和发明都是作为民族运动和国家的一部分形成的,例如国歌……”<sup>⑤</sup>也即英国著名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在谈到“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理论时所指出的“文化边界”(Cultural Boundary),即“充当了文化碰撞的场所或文化接触的区域,边界地区往往有自己特殊的杂交文化”<sup>⑥</sup>。

音乐的流传也是集体记忆的积累过程,因为在欣赏和传唱过程中最易产生超越阶层、种族、区域甚至是政治的“共情”(empathy),使人与人之间从情绪、认知、观念等方面达成共鸣,进而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关怀和情感共融,即集体记忆。这种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现象,在历史文本和史学研究中也存在着,即历史记忆,是扬·阿斯曼所说的“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sup>⑦</sup>。

因此,《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不仅是一首有故事(story)、有历史(history)的歌曲,而且自身附载了

① Н.И.古宾:“瓦西里·阿加普金的最后岁月”(Н.И.Губин,“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асилия Агапкина”),<http://www.proza.ru/2014/01/17/1719>,2014—01—17/2021—10—05。

② Н.И.古宾:“《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起源:回归”(Н.И.Губин,“У истоков Славянки. Возвращение”),<http://www.proza.ru/2013/10/18/667>,2013—10—13/2021—10—04。

③ В.В.索科洛夫:《〈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流行进行曲作者阿加普金的一生与创作》(В.В.Соколов,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В.И.Агапкина - автора популярного марша),莫斯科:苏联音乐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④ М.波兹德尼亚科娃:“他什么也没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作者怎样被载入史册”(Позднякова М.,“Он всё сказал без слов. Как автор марша «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вошёл в историю”),《论据和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2014年第16期,第62页。

⑤ 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⑥ 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杨豫校:《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⑦ 转引自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深厚的历史记忆,是20世纪俄国历史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符号,需要从新文化史视角予以重新审视和研究<sup>①</sup>。

## 二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诞生与历史记忆

音乐在俄国国家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始于沙皇彼得大帝(Петр Великий,1672—1725)时代。这位挑战欧亚秩序并真正让欧洲“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sup>②</sup>的沙皇,在1711年颁布的《关于各省驻扎骑兵团和步兵团命令》(О штатах кавалерийских и пехотных полков с показанием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оных по губерниям)中,正式确定了“军乐队指挥”(главный военный дирижер)职务和职责。

俄国素有军事教育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俄有24所军校,法国和意大利各有3所,英国有2所,罗马尼亚有1所<sup>③</sup>。在同期的欧洲军校中,只有俄国军校设置音乐专业。当代俄罗斯军乐指挥家古宾(Н.И.Губин)评价说:“基于上述情况,很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官兵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有一个非常完备的系统,有强大的国家支持和更强大的军事传统。”<sup>④</sup>例如,在俄罗斯2008年出品的电影《海军上将高尔察克》<sup>⑤</sup>中,出现军乐队在战斗现场演奏《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并随军冲锋的镜头,反映了军乐队列入参战序列实际上已经成为俄国军事传统<sup>⑥</sup>。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作者阿加普金,1884年2月3日出生于俄国梁赞省农民家庭。在他1岁和10岁时,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阿加普金被迫沦落阿斯特拉罕街头乞讨,偶遇当地军乐队,被收留为“团队儿子”(сын полка)<sup>⑦</sup>。他在1894年加入军乐队,立即表现出了音乐天赋,在短时间内就学会了吹奏小号,并在1910年1月12日被任命为坦波夫第七预备役骑兵团军乐队首席小号手。阿加普金在自传中叙述道:“根据合约,我学习了5年。在15岁时,我不仅像每个普通的音乐家一样演奏,而且是管弦乐队的独奏者。我感受到了力量和信心,我将能够工作和获得报酬,我是优秀的小号演奏家。”<sup>⑧</sup>1911年秋天,他考入坦波夫音乐学校的铜管弦乐部学习。他还梦想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学费,并且还要承担继母和弟妹们的生活费用,因此不得不放弃继续深造的念想。

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尽管俄国政府没有正式参战,但派出了志愿军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

① 俄罗斯学界关于《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研究基本限于音乐史领域。Ю.Е.皮留科夫著有“唉!为什么抓我们去当兵?《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如何将两个周年纪念联系起来”[(Ю.Е.Бирюков,“Ах,зачет нас забрали в солдаты.Как“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соединило две юбилейные даты”),《莫斯科晚报》(Вечерняя Москва),2004—02—10,第25版],М.波兹德尼亚科娃著有“他什么也没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作者怎样被载入史册”[(М.Позднякова,“Он всё сказал без слов.Как автор марша《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вошёл в историю”),《论据与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2014年第16期],Н.И.古宾在网络杂志上著有短文“《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起源:回归”(Н.И.Губин,“У истоков Славянки.Возвращение”,<http://www.proza.ru/2013/10/18/667.2013—10—18/2021—10—04>),均为一般性介绍文字。只有В.В.索科洛夫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流行进行曲作者阿加普金的一生与创作》是专题性著作,但仍以音乐发展史为基本线索。欧美学界研究仅见林恩·萨金特在《和谐与嘈杂:音乐与俄罗斯文化生活变迁》[(Lynn M.Sargeant,《Harmony and Discord:Music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Cultural Lif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提及《斯拉夫女人告别曲》(FareWell of Slavianka)。中文学术界无论在音乐史或历史学领域均缺少专题研究,仅见数篇网络介绍性文字。

②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③ 弗拉基米尔·捷姆梁科夫:“1863—1917年的军事学校”(ВладимирТемляков,“Военно-учебные за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1863—1917г.г.”),<https://proza.ru/2015/06/04/369?2015—06—04/2022—11—04>。

④ Н.И.古宾:“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象征”(Н.И.Губин,“Новые символы военно-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http://www.proza.ru/2014/05/31/1803.2014—05—31/2021—10—04>。

⑤ 俄文片名《海军上将》(Адмирал),Dago Productions电影公司2008年出品。导演:安德烈·克拉夫楚克(АндрейКравчук)。编剧:弗拉基米尔·瓦鲁茨基(ВладимирВалуцкий)。主演:康斯坦丁·哈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Хабенский)、伊丽沙白·鲍雅尔斯卡娅(ЕлизаветаБоярская)。音乐:格列勃·马特维楚克(ГлебМатвейчук)、鲁слан·穆拉托夫(РусланМуратов)。时长:124分钟。耗资:22 000 000卢布。

⑥ 在该影片俄文版1小时23分38秒至1小时25分48秒处出现此镜头。

⑦ М.波兹德尼亚科娃:“他什么也没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作者怎样被载入史册”,第62页。

⑧ А.Е.希施金:《卢布扬卡的地下》(А.Е.Хиштейн,ПодземельяЛубянки),莫斯科:奥尔玛-普列斯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战,并且向塞尔维亚、黑山和保加利亚等斯拉夫国家提供服装、药品和食物的援助。28岁的阿加普金受俄国国内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情绪感染,在坦波夫音乐学校教师卡基切夫(Ф.М.Кадичев,1884—1942)的帮助下,在1912年9月创作了进行曲《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他在乐谱上写下:“为纪念巴尔干事件所作最新进行曲。献给丈夫在前线的所有斯拉夫女人们!”<sup>①</sup>著名军乐指挥家、作曲家兼音乐出版商波哥拉德(Я.И.Богорад,1879—1941)帮助阿加普金修改乐谱并协助配器,并且在他经营的军乐印制所“波哥拉德公司”印制了100份乐谱。

关于《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创作缘起和音乐风格,俄罗斯学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阿加普金的创作灵感来自波兰诗人波里特科夫斯基(П.С.Политковский,1770—1824)的作品,后者在1817年《祖国之子》(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杂志上发表诗歌《斯拉夫女人与自己走向战场的亲人的告别》(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со своим любезным уезжающим на войну),此诗歌是献给与拿破仑“大军”英勇作战的斯拉夫夫人的。俄罗斯军乐指挥家古宾否认了这种猜测,因为最初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是为铜管军乐队所创作的纯乐曲,各种版本的歌词都是后来才附加上的。古宾将《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与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爱格蒙特》(Egmont)序曲和柴科夫斯基(П.И.Чайковский,1840—1893)的《俄罗斯—塞尔维亚进行曲》(Русско-сербский марш)的节奏和主题进行了对比,认为“阿加普金把贝多芬的平滑旋律和柴可夫斯基的爱国作品特点结合在一起”<sup>②</sup>。退役苏军上校、作家皮留科夫(Ю.Е.Бирюков,1935—)则认为,阿加普金是借鉴了日俄战争时期俄军中流行的一首反战歌曲《为什么抓我们去当兵,我们在远东丢了什么吗?》(Ах,зачем нас забрали в солдаты,Угоняют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的旋律<sup>③</sup>。

1912年秋天,《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在阿加普金服役的坦波夫第七预备骑兵团的阅兵式上首演。1915年夏,基辅的埃科斯特拉封(Экстрафон)唱片公司灌制了一张此曲唱片,莫斯科格罗斯(Гроссе)书籍印刷所印刷了唱片封套。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泛斯拉夫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攻势下,《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像热馅饼一样在全俄传播开来”<sup>④</sup>,该曲第一次被填上歌词,变成当时的流行歌曲。第一版歌词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上俄军“大学生志愿者营”的《大学生志愿者营歌》(Песня 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студенческ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同时,在俄军中流行另一个版本,是使用《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旋律并填词的歌曲《在通往加里西亚崎岖的道路上》(По неровным дорогам Галиции)。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爆发全面内战。1918年,持反共反苏立场的白卫运动(белое движение)在乌法成立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将在《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旋律基础上重新填词的《西伯利亚进行曲》(Сибирский марш)当成“俄罗斯国歌”(гимн России)<sup>⑤</sup>。

阿加普金在1918年改变了自己的政治选择,自愿参加了著名红军将领布琼尼(С.М.Будённый,1883—1973)指挥的第一红色骑兵师军乐队。他在随队镇压白卫军叛乱中曾被俘,叛军因仰慕他是《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作者而将其释放。1922年8月5日,阿加普金在坦波夫举行告别音乐会,随后奉调莫斯科建立全苏肃反委员会军乐团。1924年1月27日,阿加普金指挥管弦乐队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列宁葬礼活动。20世纪30年代,阿加普金一直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高等学校管弦乐团指挥,他的年度鉴定都是“作为一个管弦乐队的领导者,在艺术上非常出色”<sup>⑥</sup>。在苏联内务

①② Н.Н.古宾:“《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起源:奥尔加·玛久尼娜”(Н.Н.Губин,“У истоков Славянки.Ольга Матюнина”),<http://www.proza.ru/2010/08/01/548>,2010—08—01/2021—10—08。

③ Ю.Е.皮留科夫:“唉!为什么抓我们去当兵?《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如何将两个周年纪念日联系起来”(Ю.Е.Бирюков,“Ах,зачем нас забрали в солдаты.Как“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соединило две юбилейные даты”),《莫斯科晚报》(Вечерняя Москва),2004—02—10,第25版。

④ 传统主义者:“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俄罗斯真正的国歌”(TRADITIONALIST,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настоящий гимн России),<https://ltraditionalist.livejournal.com/4554.html>,[发布日期不祥]/2021—10—12。

⑤ С.В.沃尔科夫:《俄罗斯军队将军弗兰格尔。在庫班和北塔夫里之战》(С.В.Волков,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генерала Врангеля.Бои на Кубани и в Северной Таврии),莫斯科:波利特格拉美出版社2003年版,第98~99页。

⑥ А.Е.希施金:《卢布扬卡的地下》,第185页。

人民委员会的沿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立 10 周年的 1933 年,他晋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校军衔,并且获得了一个银烟盒,上面刻着“对反革命无情斗争”(За беспощадную борьбу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因为阿加普金最初服役于骑兵部队,所以《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即以“骑兵的山猫”(кавалерийская рысь)盛名并专属于骑兵部队。1929 年,此曲唱片在苏联第一次由莫斯科国家音乐出版社(Музгиз)正式出版发行。1939 年,此曲被正式列入骑兵日常训练的军乐曲目中<sup>①</sup>。

由于《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在白卫运动中曾流传甚广,因此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此曲在苏联实际上处于被禁止状态。苏联军乐团团长切尔涅茨基(С.А.Чернецкий,1881—1950)少将批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是“典型的旧制度的进行曲”和“革命前的进行曲”<sup>②</sup>。在 30 年代苏联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下,阿加普金的创作风格转向圆舞曲和民族音乐,创作了《蓝色的夜》(Голубая ночь)、《孤儿》(Сиротка)、《古典圆舞曲》(Старинный вальс)和《神奇的梦》(Волшебный сон)等作品。这些作品经常在莫斯科著名的音乐沙龙埃尔米塔什花园演奏,但观众经常要求最后加演《斯拉夫女人告别曲》。1941 年秋天,阿加普金的妻子奥丽嘉(Ольга Матюнина Агапкина,1895—1959)出于担心丈夫及全家的命运,私下将《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乐谱烧掉,将创作手稿藏了起来<sup>③</sup>。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阿加普金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摩托化独立团军乐队首席指挥。1941 年 11 月 4 日,阿加普金突然接到命令,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立即组成一支管弦乐队并进行排练。他并不知晓此次排练是为 3 天后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苏联历史上最具特殊意义的阅兵式准备的。

1941 年 11 月 7 日上午 8 时<sup>④</sup>,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正式开始。阅兵总指挥布琼尼元帅在阿加普金准备的 10 首进行曲曲目单中选定了 4 首,然后命令:“把这些留下,其他的不需要!”<sup>⑤</sup>

阿加普金的女儿阿霞(Аз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Агапутина,1919—2012)在 2011 年接受古宾采访时说:“阅兵的日子是 11 月 7 日,那是可怕的酷寒天气。在我一生度过的 92 年中,我不能忘记那样的寒冷。父亲在阅兵式上指挥一个临时组织的乐队演奏《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直到最后。当红场上走来骑兵和驶过坦克时,父亲不得不命令乐队站到国立百货商店一侧,但是他无法张开嘴,因为他的嘴唇被冻上。他试图走下指挥的台子,但是无法动弹,因为他的靴子被冻住了。他的下属知道了他的情况,帮了他一把,把他拉了下来。”<sup>⑥</sup>

曾为红军战士的索科洛夫是 1941 年 11 月 7 日莫斯科红场阅兵的亲历者。他在所著《〈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流行进行曲作者阿加普金的一生和创作》中描写了 1941 年红场阅兵时的情景:“杂牌乐队演奏了《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进行曲的爱国主义旋律与战士们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共鸣,每一个战士离开红场时,脑海中都印下了它那深入肺腑的旋律以及它振奋人心的热情。”<sup>⑦</sup>

但是,在保留下来的 1941 年 11 月 7 日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影片中,却没有出现《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旋律,也没有阿加普金指挥乐队的场面。苏军国立中央档案馆(ЦГАСА)和苏联武装力量中央博物馆(ЦМВС)收藏了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当日所有文献和军乐曲目,其中也没有《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在阅兵总指挥布琼尼元帅的回忆录《走过的道路》中没有提及这场阅兵式,当然也就没有提及阿加普金和《斯拉夫女人告别曲》<sup>⑧</sup>。因此,在 1941 年 11 月 7 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中是否演奏过《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一度成为历史之谜。

1941 年 11 月 7 日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参加者、95 岁的退役老兵杰列申科(М.В.Терещенко,

① 此曲被收入《业余乐团演奏用流行进行曲集》(Сборник популярных маршей для самодеятельного оркестра),由莫斯科国家音乐出版社在 1950 年、1952 年、1955 年、1959 年、1953 年、1972 年先后出版发行(参见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图书馆(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目录索引:<http://nlr.ru/e-case3/sc2.php/note/lc/52/12>,[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5)。

②⑦ В.В.索科洛夫:《〈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流行进行曲作者阿加普金的一生与创作》,第 75、98~99 页。

③ Н.Н.古宾:“《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起源:奥尔加·玛久尼娜”。

④ 以往红场阅兵式的惯例是上午 10 时开始,此次时间提前是防止德国法西斯空袭。

⑤ А.Е.希施金:《卢布扬卡的地下》,第 192 页。

⑥ М.波兹德尼亚科娃:“他什么也没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作者怎样被载入史册”,第 62 页。

⑧ С.М.布琼尼:《走过的路》(С.М.Будённый,Пройдённый путь)第 3 卷,莫斯科:军事出版社 1973 年版。

1922—)在2018年接受古宾采访时证明说:“我参加了1941年11月7日的红场阅兵。当天下着雪,莫斯科一片空旷,在房顶上架着高射炮。我记得,激动的布琼尼走向乐队指挥阿加普金,下令:‘当骑兵指挥官来的时候,演奏《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而那时阿加普金的脚已经冻在地上了。当他想走向军乐队时,却无法挪动脚步。士兵看见了,跑过去,清理冰雪。这时布琼尼大声地向骑兵指挥官下令:‘开步,走!’‘开步,走!向前进!’的声音伴随着喜爱的进行曲在运动着。我走在红场上,看见了站在列宁墓上的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我似乎没有感觉到冷。走到最后,我们立即登上汽车开赴前线了。”<sup>①</sup>

为什么会出现著名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被“遗忘”的情况呢?皮留科夫认为:“有一种说法从一本书流传到另一本书,即在这次阅兵式中根本没有演奏这首进行曲。我可以确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档案馆保存了当时在红场上演奏过的所有作品的精确表格。出现这种猜想的原因在于,事实上这首进行曲已经被禁止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内战期间,它被白卫军演唱过和改了歌词。”<sup>②</sup>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次阅兵式上演奏的4首进行曲全部创作于十月革命前,因此在后期电影制作时都予以删除了<sup>③</sup>。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在阅兵式上的重要演讲是以下面词句结束的:“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sup>④</sup>他的讲话目的是用俄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军事统帅激励苏联军民抗击外敌入侵。出身于哥萨克家庭、毕业于帝俄骑兵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立下赫赫战功的布琼尼,选中帝俄时代的4首进行曲,其目的也在于此。

还需要一提的是,在1945年6月24日的莫斯科红场胜利大游行中,阿加普金指挥联合军乐团再次演奏了《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此后,他经常受邀在克里姆林宫演奏此曲。

由此,《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得以正式恢复名誉并重新回到苏联政治生活之中。有资料证明,斯大林非常喜欢《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经常收听此曲的现场演奏录音<sup>⑤</sup>。苏联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人民委员朱可夫(Г.К.Жуков,1896—1974)在1944年6月25日向苏联红军政治总局发布命令,将《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正式列入由苏联红军军乐团团长切尔涅茨基少将主编的《苏联红军管弦乐队演奏曲目》(служебно-строевой репертуар для оркестров РККА)之中<sup>⑥</sup>。1944年由著名指挥家彼得罗夫(И.В.Петров,1906—1975)少将指挥演奏,由阿普廖夫工厂灌制唱片并发行,此曲被收入“军事铜管乐队乐曲”系列,在苏联乃至当代流行<sup>⑦</sup>。此曲还被苏联国防部第一独立军乐团、列宁格勒军区司令部军乐团、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军乐团、列宁格勒海军基地军乐团、苏军荣誉模范军乐团演奏并录制唱片。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解冻”(оттепель)的背景下,《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旋律出现在电影故事片《雁南飞》<sup>⑧</sup>(Летят журавли)和《来自天堂的钥匙》<sup>⑨</sup>(Ключи от неба)中。从1955年开始,所有

① Н.Н.古宾:“与1941年11月7日阅兵式的传奇参加者米哈伊尔·杰列申科相遇”(Н.Н.Губин,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легендарным участником парада 7 ноября 1941 года Михаилом Терещенко), <https://v1.ru/text/gorod/2018/04/27/54370161/>, 2018—04—27/2021—10—06。

② Ю.Е.皮留科夫:“唉!为什么抓我们去当兵?《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如何将两个周年纪念日联系起来”。

③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рощание\\_славянки](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рощание_славянки), [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5。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6页。

⑤ “2012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进行曲纪念周年”(“2012 год - год столетия марша “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https://ngasanova.livejournal.com/432432.html>, [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7。

⑥ Н.Н.古宾:“《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起源:回归”。

⑦ 唱片编号 АП12334/12335 1944 г.

⑧ 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Михаил Калатозов)。编剧:维克多·罗佐夫(Виктор Розов)。主演:达吉亚娜·萨莫伊洛娃(Татьяна Самойлова)、阿列克谢·巴塔洛夫(Алексей Баталов)。出品:莫斯科电影制片厂(Мосфильм)。时间:1957年。片长:97分钟。

⑨ 导演:维克多·伊万诺夫(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编剧:伊凡·斯塔德纽科(Иван Стаднюк)。主演:亚历山大·列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енков)、维列里·别萨拉伯(Валерий Бессараб)、佐娅·维哈列娃(Зоя Вихорева)。出品:俄罗斯与乌克兰合拍。时间:1964年。片长:78分钟。

从塞瓦斯托波尔和辛菲罗波尔车站出发的火车均在《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旋律中开行<sup>①</sup>。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不仅在帝俄和苏联源远流长,而且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喜爱。1937年波兰诗人斯列扎克(R. Ślęzak)在《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旋律基础上,创作了《哭泣的白桦树》(*Rozszumiały się brzozy płaczące*),1943年由不知名作者改编为《哭泣的垂柳》(*Rozszumiały się wierzby płaczące*)。此曲讲述了波兰姑娘与从事抵抗法西斯运动的男友告别的场面,并且在波兰流行开来。

古宾回忆,在1981年9月1日(华沙起义日),他从德国回苏联路过华沙,在华沙老城广场上听到了人们唱着他熟悉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旋律,但是歌词却是不熟悉的波兰语。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哭泣的垂柳》,并自豪地说这是《波兰民族抵抗运动国歌》。古宾写道:“后来我发现这段歌词同样崇高而抒情,同样表达了严峻的场面,我决定将它翻译成俄文。”<sup>②</sup>在经历了这一次奇特的音乐邂逅之后,古宾感受深刻,评价说:“所有的巧合都很简单。精神的因素在任何地方都不可阻挡,因为没有语言障碍和国家边界限制。在上帝的意志下,《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就增加了光明和神圣的双翼,因为它包含了基督教道德和取之不尽的潜力:信念、希望和爱。”<sup>③</sup>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美为缓和冷战局势,开始了文化领域的交流。1954年由美国纽约科罗修姆(Colosseum)公司灌制并发行了唱片《莫斯科管弦乐队演奏的进行曲和骑兵曲》,其中就包括《斯拉夫女人告别曲》。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在芬兰被改编成《自由俄罗斯》(*Freya Venäjä*),并且在1969年芬兰列奥·弗兰科(Reijo Frank)音乐节获得表演奖<sup>④</sup>。以色列著名诗人哈伊姆·海法(Haim Hefer, 1925—2012)将《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改编为《越境》(*Between Borders*),抨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时期迫害黎巴嫩偷渡者的行为<sup>⑤</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联邦德国边防军军乐团、联邦德国国防军军乐团和奥地利克恩顿州军乐团等都演奏过《斯拉夫女人告别曲》。

阿加普金自20世纪30年代起直至1956年退休,一直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sup>⑥</sup>,退休前军职为内务部上校。当2012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创作一百周年时,俄罗斯历史学界、文学界和音乐界筹备纪念阿加普金,发现竟找不到他的任何档案文献,于是向他退休前工作的苏联内务部高等学院

① 这一传统在苏联解体后扩展为俄罗斯大部分火车站火车启动时的音乐仪式,是每年在火车站送老兵退伍和迎新兵入伍的必选曲目。

② “少女流着热泪哭泣,美丽的辫子散开,与心上人分别的时刻到了,游击队员走进了树林。不要担心,亲密的爱人,我将坚守誓言。虽然战斗有牺牲,但游击队员必胜。垂柳依依挥手,烧焦的树叶沙沙作响,爱人请紧紧地抱着我,游击队员就要上路。战争风暴终将停息,胜利早晨终将到来,欢乐将擦干少女的眼泪,游击队员将返回家园。”(波兰文:*Rozszumiały się wierzby płaczące, Rozpłakała się dziewczyna w głos, Od łez oczy podniosła błyszczące, Na żołądki, na twarde życie los. Nie szumcie, wierzby, nam, Z żalu, co serce rwie, Nie płacz, dziewczyno ma, Bo w partyzantce nie jest źle. Do tańca grają nam, Granaty, wisów szcęk, Śmierć kosi niby łan, Lecz my nie wiemy, co to lęk. Błoto, deszcz czy słoneczna spiekota, Wszędzie słychać miarowy, równy krok, To maszeruje leśna piechota, Śmiech na ustach, swobody twarde wzrok. Nie szumcie, wierzby.... I choć droga się nasza nie kończy, Choć nie wiemy, gdzie wędrówki kres, Ale pewni jesteśmy zwycięstwa, Bo przelano już tyle krwi i łez. Nie szumcie, wierzby.../俄文: Плачет дева слезами горячими, разметалась девичья коса, чуёт дева беду неминуемую, партизаны уходят в леса, Не хмурясь, любовь, присяга с трога, В бою льётся кровь, но партизан сильнее врага! Расшумелись плакучие ивы, шелестя опаленной листвой, обними меня крепче любимый, уходя партизанской тропой, Но затихну твоё грозное, Брызнет утро победной весной, Радость высушит девичьи слезы, Партизаны вернутся домой), <http://www.proza.ru/2011/07/15/1048>, 2011—07—15/2021—10—05。*

③ Н.И.古宾:“《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起源:信念·希望·爱情”(Н.И.Губин, “У истоков Славянки. Вера, Надежда, Любовь”), <http://www.proza.ru/2011/07/15/1048>, 2011—07—15/2021—10—05。

④ 奥托·皮科宁:“管弦乐队演奏的《自由俄罗斯》”(Otto Pyykkonen, *Vapaa Venäjä (Free Russia) With Orchestra*, Tenor),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рощание\\_славянки](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рощание_славянки), [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5。

⑤ “以色列音乐史:《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以色列国防教育组织”(“ISRAEL MUSIC HISTORY 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IDF Education Corps Choir Heb. Version на YouTube.),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рощание\\_славянки](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рощание_славянки), [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5。

⑥ 1941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划入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1946年更名为内务部(МВД)。

申请调阅其个人档案,但被拒绝。该院前院长叶菲莫夫(А.Я.Ефимов,1904—)上校解释说:“关于内务人民委员会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历史总是很难写,因为他们的档案没有开放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必须使用已经公开出版的材料,因此很多作者要原谅我。人的一生总有缺点,但是还是要写,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独一无二的。希施金的《卢布扬卡的地下》中有两件档案,其中一份涉及莫斯科时期的阿加普金的个人传记。”<sup>①</sup>

这份唯一和珍贵的档案证明阿加普金晚年并不顺遂。档案显示1953年8月3日、8月8日、8月13日和8月17日,阿加普金“没有原因”地缺席工作岗位,报告者认为“阿加普金这种对于公务的粗心大意的态度,反映了军乐队负责人的无组织、无纪律。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军乐队其他人的愤慨”。阿加普金在1953年11月20日为自己作了申诉。他在报告中声辩:“我是一个作曲家,我的工作有时需要特殊的空间。我正在为管弦乐队打分。我在写自己的文集。我把所有的工作都花在了白天。我认为你们收到的信息是不合理的。我认为缺乏对我的尊重。”<sup>②</sup>阿加普金被迫于1954年主动辞职,他退休后选择沉默,安居在莫斯科郊外阿布拉莫采夫庄园附近的别墅里,直至1964年10月29日去世。

苏联解体后,《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因为与苏联的密切关系而一度被视为“苏联遗产”,被俄罗斯政府和社会冷落。2005年,根据俄罗斯军队亚历山大歌舞团团长哈里洛夫(В.М.Халилов,1952—2016)中校的提议,此曲再度被列为2005年5月9日胜利日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演奏曲目。《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终于完成了重返国家仪式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并被固定列入每年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的进行曲曲目中。

俄罗斯政府在2012年5月9日建立专门基金会,“该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纪念闻名世界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作者阿加普金,在他的家乡梁赞州米哈伊洛夫区沙切洛夫村树立他的纪念碑。我们的任务是吸引社会、政府和媒体重视阿加普金的纪念问题。1.在2012年10月举行《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一百周年纪念活动。2.在2014年2月3日纪念阿加普金诞辰130周年”<sup>③</sup>。

为纪念《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诞辰一百周年,2012年在社会捐助下创办“千年著名进行曲”(марш тысячелетия)网页(<http://www.slavyanka2012.ru/>),在此发表大量关于此曲的评论和访谈。一直从事《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研究的古宾在开篇词中写道:“在《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诞辰一百周年之后,历史上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也到来了。莫斯科、坦波夫、梁赞三个城市已经树立起这首进行曲的纪念碑,并且在阿加普金的家乡已经建立了纪念馆。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和管弦乐团参与我们的网站。到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二百二十万人对我们的想法感兴趣,其中许多人已经注册为行动的参与者。让《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在我们的帮助下自由地飘荡在这个星球上,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得到快乐!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只需点击题词和计数器你就可以注册,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观看‘世界周年互联网音乐会’。将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个管弦乐队和音乐家参加,收听我们的广播站。”<sup>④</sup>这个网站上公布了关于阿加普金和《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档案文献、相关的老照片以及古宾撰写的关于此曲历史的系列文章。

俄罗斯作家兼记者苏希尼娜(Н.Е.Сухинина,1948—)在2007年创作了纪实小说《斯拉夫女人告别》(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sup>⑤</sup>。该小说在俄罗斯颇受欢迎,在2008年、2011年、2012年、2017年相继

① Н.И.古宾:“瓦西里·阿加普金的最后岁月”。

② А.Е.希施金:《卢布扬卡的地下》第192页。

③ “国家安全总局第1116200001356号文件,纳税人识别号6208990012,审查通过号620801001,梁赞州,米哈伊洛夫区,沙切洛夫村”(“ОГРН № 1116200001356, ИНН6208990012, КПП 620801001 Ряз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район, д. Шанчерово, д.9.”),<http://www.proza.ru/2014/05/31/1803,2014-05-31/2021-10-03>。

④ “千年著名进行曲”(“Марш тысячелетия”),<http://www.slavyanka2012.ru/>,[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8。

⑤ 故事梗概:主人公维克多·格拉德舍夫(Виктор Гладышев)兄妹共6人,在卫国战争爆发前母亲病逝。1941年秋天,他送家中唯一的精神支柱父亲上前线,在火车站听到了《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并深深将此曲的旋律记在脑中。他再次听到此曲,是在父亲的葬礼上。他决定继承父亲的遗志,参军赴前线抗击外敌。主人公在战争期间经历所有的磨难:父母双亡、国土被占领、前线被俘、饥饿寒冷、冷漠和羞辱,但是《斯拉夫女人告别曲》鼓舞他度过了一个个难关,坚守了人的尊严。



再版<sup>①</sup>,并且在2009年制成9小时25分30秒(128kbps)的MP3“音频书”(аудиокнига)<sup>②</sup>。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旋律还多次出现在当代电影作品之中。除《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之外,1996年公映并引起轰动的俄罗斯电影《高加索之囚》(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的片尾以《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旋律结束。俄罗斯电视公司“第一频道”和“3D”公司为纪念2000年8月12日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Курск)号在巴伦支海域沉没事件,合拍电影故事片《72米水下》(72 метра),影片中核潜艇即命名为“斯拉夫女人”(Славянка),此电影最初拟定的片名也是《斯拉夫女人告别》(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参加了俄罗斯独立之后的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年),驻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的俄罗斯军乐队指挥切尔托科(М.Д.Черток,1968—)少校回忆:“我告诉官兵们,《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作者在1908—1909年曾经在格罗兹尼服役。这种效果是出人意料的。直接在我眼前出现了一场以军人方式纪念音乐作品的活动。按照规则,在军事防守中,如果士兵的预前准备做得优秀,军官就发出信号,我就指挥军乐队演奏《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反之就演奏不知名的乐曲。于是,进入防守前线的士兵努力做的更好,为的是听到军乐队演奏自己喜爱的音乐作品。”<sup>③</sup>

### 三 听曲辩词:历史政治分歧与当代民族和解

作为音乐作品,旋律和歌词是其核心要素和基本表达方式。从1912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诞生直至今日,历经俄罗斯帝国、短暂的俄罗斯共和国(临时政府)、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四个历史时期,此曲旋律没有变化,但传唱者群体随历史变迁,尤其是歌词内容数次明显易改,反映了多元历史和多样诉求,因此歌词本身即具有了文献资料的特质和价值。

霍布斯鲍姆断言“发明的传统”进入现代社会和国家政治并发挥作用正是以“跨越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似乎标志象征话语体系中分水岭”<sup>④</sup>为界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恰好诞生于1912年,唱响于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参战的俄国军队中出现了“大学生志愿者营”,首批大学生来自罗斯托夫商业学校的三个年级,后有其他城市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参加。《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被改编为《大学生志愿者营歌》,首次为该曲填写了歌词,歌词分为主歌与副歌(合唱)部分,由此开创了为此曲填词的先河和惯例<sup>⑤</sup>。这首“营歌”的歌名也习惯按照首句歌词被称为《是您哺育了我们》(Вспоили вы нас и вскормили)。歌词中出现了关键词句“神圣罗斯”(святой Руси)、“罗斯之子”(Руси сын)和“伟大祖国”(отчизны великой)等,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不畏外敌、寸土不让、热爱祖国、英勇牺牲的爱国诉求,而歌词中出现“学术避难所最无用”(приюты наук опустели)和“我们将铸剑为犁”(и в ножны мы сложим мечи),具有明显的大学生语言特点。

同时期在俄国军队的哥萨克群体中流行一首以《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旋律改写的《在加里西亚的

① Н.Е.苏希尼娜:《斯拉夫女人告别:纪实小说》(Н.Е.Сухинина,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овесть),雅赫罗马:特罗伊茨基教堂,阿尔瓦斯特勒出版社2008年版、2011年版、2012年版;Н.Е.苏希尼娜:《斯拉夫女人告别:纪实小说》,谢尔基耶夫镇:莫斯科州,阿尔瓦斯特勒出版社2017年版。

② Н.Е.苏希尼娜:《斯拉夫女人告别:纪实小说》(Сухинина Н.Е.,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овесть),音频书,MP3,128KBPS(Сухинина Н.Е.,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овесть.аудиокнига,MP3,128kbps.),俄罗斯,特罗伊茨基教堂,雅赫罗马市,2009年。<https://www.audioknigi-online.com/proshanie-slavyanki.html>,[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8。

③ Н.И.古宾:《“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起源:七次战争,七次胜利》(Н.И.Губин,“У истоков Славянки. Семь войн, семь побед”),<http://www.proza.ru/2011/04/25/1003>,2011—04—25/2021—10—08。

④ 霍布斯鲍姆等:《传统的发明》,第390页。

⑤ (主歌)是您哺育了我们/祖国母亲的田野/我们无私地热爱/你,神圣罗斯的土地。(合唱)现在斗争的可怕时刻已经到来/阴险的敌人威胁了我们/以及每一个罗斯之子/与敌人只有一条决死的道路/学术避难所最无用/所有学生已经准备出征/为了祖国,实现伟大目标/让每个人都坚信胜利。(主歌)我们是伟大祖国的孩子/我们牢记祖辈的誓言/为祖国而献身/战士英勇赴死/让每个人坚信并知晓/终有云开雾散时/快乐日子终将到来/我们将铸剑为犁(作者未知。参见:“《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所有歌词版本”(“Марш «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 Все варианты текстов”),<https://www.liveinternet.ru/users/4419085/post406611554>,[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6)。

崎岖道路上》(По неровным дорогам Галиции)<sup>①</sup>。加里西亚(Галиция)位于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和杰列诺波里与波兰东部的佩列梅什里交界处,是哥萨克传统的聚居地。这首较短的歌词中出现了“俄罗斯妈妈”(Россия мать)、“我们军刀的铃声”(наш сабельный звон)以及“骑兵队”(эскадро)<sup>②</sup>等词句,除表达抵御外敌和热爱祖国含义之外,其特色在于表现了哥萨克骑兵的特点。

这两首歌词一繁一简,一雅一俗,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歌词创作者和传唱者的身份特征,其政治性较为明显和单一,就是抗御外部敌人和保卫祖国领土。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曾出现短暂和平局面。一方面,是因为自二月革命以来接连发生政治剧变,使俄国社会普遍渴望和平;另一方面,是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相持不下,但普遍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过渡。在战争和革命风潮中摇摇欲坠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秘密警察机构截获的1917年11月至1918年3日来自俄国的信件表明,其中“三分之一表示,和平的希望在于俄国;另外三分之一表示,和平的希望在于革命;还有五分之一认为,和平的希望在于俄国和革命,两者皆不可缺。”<sup>③</sup>然而,在1918年1月5日的“立宪会议事件”<sup>④</sup>后,在英、法、美、日、波兰、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等国出兵支持之下,忠于原沙皇政权或临时政府的旧俄军队纷纷发生叛乱,以武力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这些旧俄军队自称“白卫军”(белая гвардия),视自己的政治主张为“白色运动”,对抗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色政权”(красная власть)和“红军”(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以“白色恐怖”(белый террор)对抗苏维埃政权的“红色恐怖”(красный террор)<sup>⑤</sup>,其结果是发生了大规模和全国性的“红”“白”之争。

前面提到白卫运动于1918年在乌法成立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自称代表俄国人民利益并获得了部分西方国家的承认,还建立西伯利亚人民军(сибир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армия),将在《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旋律基础上重新填词的《西伯利亚进行曲》<sup>⑥</sup>视为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的“国歌”<sup>⑦</sup>。歌词中的“但你成了背叛的受害者/被卑鄙之人出卖抛弃”(Но ты жертвою подлости стала /Тех, кто предал тебя и продал),明显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而“为信仰崛起”(Встань за Веру)、“圣徒的俄罗斯”(России святые)、“东正教大军”(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рать)、“在教旗下”(Под хоругви)、“加入祈祷的圣十字游行”(Крестным ходом с молитвой пойдём)等歌词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与苏维埃政权同时期推行的“无神论”主张有着明显反差,但是这些词句恰恰符合在俄国宗教情结最为深厚的哥萨克士兵的精神需求。

1918年1月9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学生志愿者营”转为白卫军中的“大学生营”,其负责人是波兰少将波罗夫斯基(М.А.Боровский,1872—1939)。原《大学生志愿者营歌》歌词改编后被延用

① (主歌)在加利西亚崎岖的道路上/扬起7月的尘土/骑兵团队鱼贯行进/掠过路边羽草。(副歌)再见,俄罗斯妈妈/我们明天出发去战斗/我们去保护/你的边界与和平。(主歌)炽热的通风口,火焰般的喷泉/我们的骑兵团队正在进攻/踏过战壕,冲出阵地,杀到敌人后方/我们军刀的铃声欢快歌唱(作者未知。参见:《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所有歌词版本)。

② эскадро(骑兵团队)来自拉丁语 exquadra,是古罗马四角方阵的骑兵战术作战单位,一个骑兵团队由120~160名骑兵组成。

③ 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上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④ 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承诺,从1917年11月12日开始俄国立宪会议选举,但是实际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1918年1月5日(公历1月18日)立宪会议召开仅12小时40分钟,布尔什维克即宣布将其取缔,参加立宪会议各党派均被布尔什维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⑤ 在俄国传统文化习俗中,白色与红色原本均无优劣之分,白色更是俄罗斯民族最喜爱的颜色,居斯拉夫民族三大流行色——白、蓝、红之首,亦是俄罗斯帝国国旗顶端颜色。白色象征着“纯洁”(чистота)、“正义”(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和“真理”(правда)。在俄国内战之后,白色和红色具有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这种政治审美伴随着“苏联经验”的输出而影响其他国家。

⑥ 也称《西伯利亚人民军军歌》(Песня сибир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⑦ 为信仰崛起,俄罗斯大地/我们心中铭记着无数歌曲/歌唱着祖国的疆域/我们对你的爱超越言语/神圣的俄罗斯大地/你的头颅高高地扬起/面颊如太阳光芒四射/但你成了背叛的受害者/被卑鄙之人出卖抛弃。(合唱)我们再出击,号角声响起/重新列队整齐/走进这神圣的战斗/为信仰崛起,俄罗斯大地/圣徒的俄罗斯等待着胜利/响应吧,东正教大军/你的伊里亚在哪里,多勃雷尼亚在哪里/祖国母亲在召唤儿女/我们勇敢地站在教旗下/加入祈祷的圣十字游行/为了俄罗斯的正义事业/我们抛洒着俄罗斯热血。(合唱)为信仰崛起,俄罗斯大地/我们都是大国的子女/我们都牢记父辈的戒律/为了祖国、尊严和荣誉/不要怜悯自己或仇敌/起来吧,俄罗斯,反抗奴役/胜利在召唤:战斗吧,反击/举起你的战旗/为了信仰、博爱和正义(作者未知。参见:《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真正的俄罗斯国歌”(“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настоящий гимн России”),<https://litradi-nationalist.livejournal.com/4554.html>,[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6}。

为《大学生营歌》(Песня студенческ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sup>①</sup>。首句歌词仍然是“您哺育了我们”，但在实际内容方面却较多地出现了具有地域特点的“西伯利亚家乡大地”(Сибири родные поля)、“为你，冰雪之国度”(Тебя, страна снега и льда)、“西伯利亚田野”(Сибири поля)等词句，强调自身身份和政治归属，强调西伯利亚是独立国家；以“谁是罗斯之子”(кто Руси — сын)强调自身代表俄罗斯的正统身份；“为荣誉而战，为光明的理想而战”(Борьбы за честь, борьбы за светлый идеал)的词句表明，“荣誉和理想”的敌人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敌人即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

帝俄陆军中将弗兰格尔(П.Н.Врангель, 1878—1928)在南俄克里米亚建立了白卫政权，弗兰格尔军队中的德拉兹多夫斯基军团将《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作为军歌，在德拉兹多夫斯基(М.Г.Дроздовский, 1881—1919)少将战死后，不知名作者在1920年为其填词：“跨过佩列科波的山坡，忘记了过去的不快。在欢乐明媚的五月，德拉兹多夫斯基军团向北挺进。”<sup>②</sup>

由于《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在内战时期较多地被白军和白卫运动所利用，红色阵营方面虽未明令禁止，但相对不甚流行，并且未给它填词。此曲在1928年被正式列入红军军乐曲目，作为骑兵队出征和行进时的乐曲，但很少正式演奏。

在“红”“白”之争的背后，原为历史乐曲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政治化”历程由此开始，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俄国难以调和的政治分歧。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将这种差异和分歧定义为“文化边界”。他发现：“在边界的两侧，人们经常传唱着同一战斗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也相同……有时英雄和丑角可以互换位置。”<sup>③</sup>他的这一论断适合对20世纪20年代俄国政治纷争背景下《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境遇的评价。

苏联方面第一次为《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填词是在1967年<sup>④</sup>，作者是苏联远东军区红旗歌舞团作曲家费多罗夫(А.Я.Федотов, 1930—2018)。在歌词中保留了部分与白色阵营相同的词句，如“神圣的战斗”(священный бой)、“我的祖国”(Отчизна моя)、“我祖国的边境”(край наш родной)，但更多的词句是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尤其是“17年我们唱着它攻克冬宫”(Он в семнадцатом брал с нами Зимний)<sup>⑤</sup>和“45年唱着它挺进柏林”(В сорок пятом шагнул на Берлин)，并且歌词结束语为“和平与劳动最珍贵”(Дорогой мира и труда)等表述，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背景最为符合。2018年11月23日，89岁的作曲家兼诗人费多罗夫去世，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文化部在追悼活动中评价“阿尔卡季·费多罗夫人生履历最明亮的一页，就是为《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填写歌词”<sup>⑥</sup>。

1984年，著名诗人拉扎列夫(В.Я.Лазарев, 1936— )为纪念阿加普金从坦波夫音乐学校毕业70周年，重新为《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填词，歌词镌刻在坦波夫音乐学校大楼的纪念碑上。这首歌词较长，主、副歌部分划分明确，其内容为：“(主歌)离别的时刻已来临/你不安地直视着我的眼睛/我捕捉着故乡的气息/而远方降下了雷雨/雾状的蓝色气流在颤动/担忧的神色涌现在鬓边/俄罗斯为荣誉而

① (主歌)您哺育了我们/西伯利亚家乡大地/我们无私地爱着/为你，冰雪之国度/现在斗争的可怕时刻已经到来，它已经到来/阴险的敌人袭击了我们，袭击了我们/告诉每个人，谁是罗斯之子，谁是罗斯之子/只剩一种方法来对抗敌人，只有一种/我们活在幸福的梦想之中/深深地爱着你/我们都血气方刚/但我们怕用血玷污你。(副歌)前进，勇敢地前进/西伯利亚的广阔田野/志愿者已经准备出征/踏过故乡的土地，完成伟大的目标/让每个人都满怀信心前进/我们知道那一刻会到来/终有云开雾散时/快乐日子终将到来/我们将铸剑为犁。(主歌)现在斗争的可怕时刻已经到来，它已经到来/为荣誉而战，为光明的理想而战/告诉每一个人，谁是罗斯之子，谁是罗斯之子/只有血战一条路，舍此别无他途(作者未知。参见：“《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所有歌词版本”。

② 作者未知。参见：“2012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进行曲纪念周年”。

③ 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140页。

④ “(主歌)这一首进行曲没有哑声于平台上/就在侵略者大兵压境时/和我们父辈一起登上列车/这首歌伴他们去出征。(副歌)必须去出征/祖国在召唤/越过祖国的边境线/全体投入神圣的战斗。(主歌)17年我们唱着它攻克冬宫/45年唱着它挺进柏林/俄罗斯站立起来/无论道路上千难万险/脚步在粮食田里沙沙作响/我的祖国飞速前进/走向幸福的顶峰/和平与劳动最珍贵。”(“2012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进行曲纪念周年”。

⑤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在演唱时将此句改为“41年唱着它保卫莫斯科”(Он Москву отстоял в сорок первом)。

⑥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进行曲歌词作者去世”(“Умер автор слов марша ‘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http://ursa-tm.ru/forum/index.php?/topic/294602-umer-avtor-slov-marsha-proshanie-slavyanki>，[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7。

召唤我们/风儿从队伍的步伐中吹起。(副歌)再见了,父亲的土地/请你把我们记起/再见了,亲爱的目光/别了,再见了!别了,再见了/时光一年年飞逝/在列车的烟雾中离去/烟雾里是士兵/那黑暗的天空中/闪耀着战士之星/时光一年年飞逝/你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我们记得你/那黑暗的天空中/闪耀着战士之星/森林和草原,还有草原的小站/夜晚新的霞光的光芒/终究不要忘记向斯拉夫女人告别/在内心深处重复默记/心儿不会冷淡无情。(主歌)火焰照耀着正义/为了爱情,为了伟大的兄弟情谊/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再见了,父亲的土地/请你把我们记起/再见了,亲爱的目光/别了,再见了!别了,再见了!”<sup>①</sup>

这一版歌词关注出征军人的个人感受,较多地采用拟人、排比、比喻、衬托等修辞手法,词风平和亲切,词意真挚深情,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时代印迹,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综合了前几版歌词的感人词句,因此一经推出就受到苏联听众的热烈欢迎。它符合20世纪80年代初苏美关系和国际局势中“对话”大于“对抗”、苏联国内政治趋于平和、百姓和社会情绪较为稳定的大小环境。这一版“淡政治化”的歌词在苏联解体后仍然受到俄罗斯听众的热情欢迎,成为俄罗斯军队亚历山大歌舞团演唱《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固定版本。

此外,还有作曲家加里奇(А.А.Галич,1918—1977)、女歌手比切夫斯卡娅(Ж.В.Бичевская,1944—)和彼得罗夫娜(Т.Ю.Петрова,1957—)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为《斯拉夫女人告别曲》所填写的歌词,专注于男女情感,词风柔弱缠绵,进行曲风格并不明显,基本是在通俗音乐会上演唱的爱情歌曲,是《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在新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进一步去政治化的表现。

苏联解体后的最初时期,“十月革命”话题成为撕裂俄罗斯社会的焦点。在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即将到来之前,总统叶利钦(Б.Н.Ельцин,1931—2007)于1996年11月7日签署第1537号命令,将11月7日改为“和谐和解日”(день примирения и согласия)。从2005年11月7日开始,这个节日被取消,代之以11月4日的“人民团结日”(день народ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2014年,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俄罗斯政府批准在当年俄国军队出征的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广场设立“斯拉夫女人告别”雕塑,在相拥而别的男女雕像脚下是《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主要旋律和主要歌词的浮雕。两边高大的灯杆上标示1914年和1941年两个重要时间,强调这两场“卫国战争”(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的重要意义。同年8月1日是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俯首山胜利公园树立起“献给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героям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的纪念群雕,总统普京(В.В.Путин,1952—)出席揭幕仪式。普京在讲话中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俄国来说是“伟大卫国战争”(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但长期以来变成了“被偷走的胜利”(украденная победа)<sup>②</sup>。普京强调:“俄罗斯军队的伟大价值观,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代的英勇经历,在我们人民的精神提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落在它身上,而且还经历了革命性的冲击以及一场自相残杀的內战,影响了俄罗斯的命运。然而,俄罗斯军人的功绩,长期以来被遗忘。而全世界都称为伟大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长期被我国历史简称为‘帝国主义战争’。”<sup>③</sup>他强调,当年俄国参战是维护正义的行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之无愧的胜利者。

在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到来的2017年前,普京总统在2016年12月1日发表的《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郑重地把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统称为“俄国大革命”(российская вели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他指出:“即将到来的2017年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这不仅为历史学家与学者再次审视俄国革命的原因及其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理由,俄罗斯社会同样需要对这些事件进行客

① “《斯拉夫女人告别曲》”(“прощание \_славянки”),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рощание\\_славянки](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рощание_славянки), [发布日期不详]/2021—10—07。

②③ 尤丽娅·科鲁索娃:“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俄罗斯偷走的胜利”(Юлия Клусова,“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беда в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была украдена у России”),《生意人》(Коммерсантъ),2014—08—01。

观、准确和深入的分析。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应当尊重它。”<sup>①</sup>普京总统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俄国革命是历史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面对历史,俄罗斯人应当首先达成“和解”与“和睦”。俄罗斯历史学会(россий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主席纳雷什金(С.Е.Нарышкин,1954—)在2017年1月23日纪念1917年俄国大革命一百周年活动组委会会议的致辞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俄国革命的历史使公民逐渐停止了分歧与冲突,我们必须支持这一趋势,同时制造一切必要条件去反思这一过去百年之久的事件所带来的历史教训……要公平公正地回忆胜利者和牺牲者,其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真理。”<sup>②</sup>

历经苏联解体后长达二十余年的政治磨合,特别是由于普京总统代表俄罗斯政府作的权威表达,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终于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分歧。

#### 四 结语:“歌”“曲”印证 20 世纪俄国历史

20 世纪世界历史被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这位自称“一个终生不渝但非典型的共产主义者”<sup>③</sup>(a lifelong but anomalous communist)的西方左派学者看到,“在 20 世纪终了之际……使得作为多民族单一实体的俄国(如同先前沙皇统治下的情况)以及作为中欧那个更为短命的苏维埃帝国的苏联,同时画下了休止符”<sup>④</sup>。“这一片浩大无垠的地面,充满着混乱、冲突与潜在的巨变。”<sup>⑤</sup>俄国在百余年里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政治分歧:帝制与共和之争,“红”“白”之争,专制与民主之争,党治与分权之争,联邦制与单一制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改革与反改革之争,其核心问题即是如何评判俄罗斯帝国遗产和苏联遗产,也就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20 世纪俄国史最火热的话题”<sup>⑥</sup>。在百余年风云历程中,《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被附加了色彩斑斓的政治符号,负载了厚重的历史记忆。

在“前苏联那高如喜马拉雅山的档案”<sup>⑦</sup>中,以民族艺术形式保留下来的极具生命力的音乐也是一种较为另类的但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因为“已有的传统习俗活动,如民歌、体育竞赛和射击等,出于新的目的而被调整、仪式化和制度化。传统的民歌中增加了那些以相同的风格写就的新歌曲(常常是由学校老师写的),并被加到其内容是爱国进步的(‘祖国,祖国,多么响亮的声音’)合唱曲目之中”<sup>⑧</sup>。这种被赋予制度化、仪式化和政治化的歌曲,在民间和大众广泛流传和经年唱颂的目的即在于:“a)那些使各个团体(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到确立或是象征性的传统;b)那些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力关系得以确立或合法化的传统;c)其主要目的是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或社会化的传统。”<sup>⑨</sup>正如《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将我们全体联结起来的,唯有想象的声音”<sup>⑩</sup>。通过歌曲这种最为大众化和易于传播的形式,表达共同体成员或共同志向者对集体身份和政治主张的认同。

当代俄罗斯著名鞑靼族音乐家马苏罗夫(Ф.Ш.Мансуров,1928—2010)出生在阿拉木图,回忆说,当卫国战争爆发后,“在中学读书的我突然就变成了铜管乐队队员。我演奏的第一首音乐,时常在我脑海中响起……你知道,这是 1941 年,我们看到了潘菲洛夫将军的第 8 师开赴前线。阿拉木图有两个火车站:阿拉木图第一火车站和阿拉木图第二火车站。在阿拉木图第一火车站有一个巨大的广场,

①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379>,[发布日期不详]/2019—04—44。

② “俄罗斯历史学会”(“Россий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https://historyrussia.org>,[发布日期不详]/2019—04—04。

③ 霍布斯鲍姆著,周全译:《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 20 世纪》,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 页。

④ 霍布斯鲍姆著,吴莉君译:《霍布斯鲍姆看 21 世纪》,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5~96 页。

⑤ 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下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35 页。

⑥⑦ 霍布斯鲍姆著,黄煜文译:《论历史》,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63、361 页。

⑧⑨ 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第 7、11 页。

⑩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年版,第 139~140 页。

那里有好几个管弦乐队,有军乐队,也有老百姓的乐队。我们演奏了《斯拉夫女人告别曲》,你知道,许多人都哭了。从那以后,每当我听到这首乐曲的熟悉声音时,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因为在那样的情景下无法平静下来。它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某种象征”<sup>①</sup>。

在百余年间,《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包括作曲家阿加普金)的历史命运伴随着俄国历史变迁而跌宕起伏,政治风云和国运盛衰都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证明此曲在艺术审美和政治审美方面,都具有强烈的普适性和大众性,因此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而最具有民族情感色彩的音乐往往最适合于政权自上而下树立国家形象,“确认整个民族所对抗的对手”<sup>②</sup>,也适用于不同政治力量自下而上表述政治观念和对社会大众施加影响力。美国芝加哥大学犹太历史和音乐学教授菲力蒲·V.伯尔曼(Philip V. Bohlman, 1952—)将这种音乐特质命名为“音乐民族主义”(Music Nationalism)<sup>③</sup>。因此,就不难理解,《斯拉夫女人告别曲》这首先乐后歌的乐曲为何诞生于1912年,唱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再度唱响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经历了20世纪末“天崩地裂”<sup>④</sup>的巨变之后,在新俄罗斯转型和寻找“新路标”过程中,再度唱响俄罗斯。

总之,《斯拉夫女人告别曲》在对外战争和防御外敌方面是最鲜明的国家符号和民族旗帜,是超越民族、超越政治、超越阶层和超越国度的最大公约数。它在客观上曾伴随着政治分歧和国家动荡,但最终则扮演了政治和解和民族和谐的重要角色。它鲜活地印证了20世纪俄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收稿日期 2022-04-19

作者张建华,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黑河学院特聘教授。北京,100875。

## Farewell of Slaviana: Political Symbols and Historical Memory of Russia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Zhang Jianhua

**Abstract:** Farewell of Slaviana, born in 1912 and widely sung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experienced political changes of Russia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bearing complicated historic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value. The song was the most distinctive homeland symbol and flag of nation in terms of foreign war and national defense against foreign enemies, and the most common divisor that transcended nations, politics, and strata. It gathered all forces to be bound by a common hatred for enemy. The song had actually aggravated political differences and national unrest, but ultimate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and national harmony. It deserves the title of Russia's "unofficial national anthem" and fully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Russia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Russia; Farewell of Slaviana; V.I. Agapkin; Historical Memory; Political Symbols

【责任编辑 周祥森】

① H.И.古宾:“《斯拉夫女人告别曲》的起源:七次战争,七次胜利”。

②③ 菲力蒲·V.伯尔曼:《音乐民族主义和新欧洲的形成》(Philip V. Bohlman, *Music Nation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 伦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88页。

④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册,第602页。